



列寧斯大林
論青年

編 光 劉
行 印 店 書 誠 誠

列寧斯大林論青年年

劉光編

(AGS) 1-5

北京書店印行

列寧斯大林論青年

編者 劉光

出版者兼

知識出版社

天津羅斯福路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天津羅斯福路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21】 1—5000

列寧論青年

青年論林斯大

定價：34.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一 關於一九零五年革命的報告

青年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今天是「流血星期日」十二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我們完全有權可稱它爲俄國革命的開始。

成千成萬的工人（他們不是社會民主黨的，而是迷信的，忠順的人）在牧師加邦指導之下，從全城各方面成羣結隊走向首都中心——冬宮門前，上請願書與沙皇。工人們高舉神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首領加邦則上書沙皇，請他和人民相見，並負責担保沙皇個人的安全。

軍隊開來了。騎兵和哥薩克馬隊持刀佩劍衝入人羣中去，屠殺手無寸鐵而跪求哥薩克馬隊讓他們去見沙皇的工人。據警察呈報，當時被殺者有一千多人，受傷者有二千多人。工人的憤怒情緒難以形容。

這就是一九〇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九日）——「流血星期日」大概的情形。（中略）

爲要便到會的人，尤其是到會的青年，了解當時俄羅斯民族解放運動如何因工人運動發展而高漲起來的概況，我現在特別向你們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間，在數百個學校中，具有小學年齡的波蘭小孩子們，焚燒一切俄文書籍，圖書和沙皇的照片，毆打和驅逐俄籍教員與同學，而且高呼道：「滾回俄羅斯去罷！」波籍中學學生提出

了許多要求來，主要的有下列幾點：（一）一切中學校應當服從工人代表蘇維埃；（二）在校舍內召集工學聯席會議；（三）允許中學學生穿紅色外套和佩帶將來無產階級共和國的徽章等等。（中略）

俄國革命，正是因為它帶有特殊意義的無產階級性質（所謂無產階級這幾個字的特殊意義，我已經告訴你們了），畢竟還是將來歐洲革命的序幕。無疑的，這個將來的革命，祇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在那時候，無產階級幾個字必定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按其內容上說，也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將來的革命要更進一步地指示出：一方面，祇有嚴厲的決戰，即國內戰爭，才能把人類從資本主義鐵鎖中解放出來；他方面，祇有富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者，才能够以，而且正在以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底領袖資格去奮鬥。

歐洲現時冷淡消沉的現象決不能欺騙我們。革命是在歐洲醞釀着。帝國主義戰爭的奇災百出，百物騰貴底痛苦不堪，到處滋長革命的情緒，而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及其僱員——政府都日益陷於絕境，如果沒有絕大的震動，它們便完全找不到出路。

正如一九〇五年俄國民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舉行了反沙皇政府以爭取民主共和國的暴動一樣；現在的歐洲，也恰巧因着目前強盜式的戰爭，在最近將來數年內，一定要暴發民衆的暴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去反對財政資本的政權，反對大銀行，反對資本家，而這個人震動唯一可能的結果必然是剝削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取得光榮的勝利。

在這個將來革命決戰中我們這些老頭子們，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我覺得我們能够很有把握的表示這樣的希望：青年們在瑞士和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運動中，工作做得這樣出色，他們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中，不但有鬥爭的幸福而且一定還能够得到勝利的幸福。（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五卷一

二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都加爾大會

(前略) 大會最後一天是討論最使人家感受興趣的軍國主義問題。鼎鼎大名的愛爾維擁護一個極無根據的主張他不會把戰爭同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統治聯系起來，不會把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全部社會主義的工作聯系起來。愛爾維的草案——用罷工和暴動去「回答」任何戰爭，這表現他完全不懂得這種或那種鬥爭方法的運用，不是依賴於革命家庭預先決定，而是依賴於戰爭將引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底客觀條件。

可是，如果愛爾維的確是表現了輕率的浮泛的態度，爲動人的辭句所迷戀；那末僅僅本着信條主義的精神敘述一些社會主義的普通道理來同他對立一下，那便是莫大的近視病了。謝爾馬就特別陷於這種錯誤（培培爾與黑德當時沒有完全避免這個錯誤）。他以非常自滿的態度，本着酷愛矩守成規的議會主義的精神，痛罵了愛爾維；同時沒有看到，他自己的機會主義的狹隘性與呆板性却迫使人們承認愛爾維主義中有靈活的東西，雖然愛爾維自己對問題的提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和無稽的。有時理論上的荒謬觀點在運動的新轉變時含有某些實際真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盧森堡在演說中所着重指明的，也就是問題的這一方面，就是號召人們不要尤是注重會議的鬥爭方法，號召根據將

來戰爭和將來危機的新條件而從事活動。盧森堡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列寧與馬爾託夫在這裏是一致的）共同提議修改培培爾的決議案，而在這些修正案內特別提出：必須在青年中作鼓動工作；必須利用戰爭所產生的危機，來加速資產階級的顛覆；必須注意到，鬥爭的方法與手段必然要隨着階級鬥爭的緊張及政治局面底改變而變更的。（下略）

（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七卷三六四——三六五頁）

三 青年國際

「國際社會主義青年團體聯合會底戰鬥和宣傳的機關報」定名為青年國際，從一九一五年九月一號起用德文在瑞士出版。該刊物已經出了六期，我們必需一般的指出這個刊物來，並且要加緊介紹我們黨內一切黨員（凡是能够與國外各社會民主黨及青年團體接觸的）都去注意它。

歐洲大多數正式的社會民主黨現在都站在社會國家主義及機會主義底最下賤最卑鄙的立場上。德國和法國的黨，英國的費邊黨和「工」黨，瑞典及荷蘭的黨（特魯爾斯脫的黨），丹麥及奧大利的黨等等都是這樣。在瑞士的黨內，雖然極端的機會主義者已經退出（工人運動幸甚）而組織了非黨的「格留特里協會」，可是在社會民主黨內還剩下許多機會主義的、社會國家主義的及考茨基主義的領袖，他們對於黨務有莫大的影響。

在歐洲這種局面之下，社會主義青年團體聯合會負着偉大的，光榮的但却困難的任務——擁護革命的國際主義，擁護真正的社會主義，反對已經投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佔着上風的機會主義。青年國際上登了幾篇擁護革命的好文章。整個刊物貫澈着這樣一種卓越的精神。熱烈仇恨在這次戰爭中「保護祖國」的社會主義叛徒，用一片熱忱去肅清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蠱蟲——機會主義與國家主義。

當然，理論的明確性與堅定性，在青年機關報上現在還沒有，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有，正因為他是熱烈的、洶湧的、正在追求的青年底機關報。可是我們對於這樣的人底理論明確性之缺乏；與我們對於俄國「組織委員會派」，「社會革命黨人」，託爾斯泰派、無政府主義派、公歐考茨基主義派（「中派」）等腦海中的理論上的粉糊塗和心坎中的革命底性之缺乏，所採取的——而且應當採取的——態度却是完全不同，有些成年人自以為能夠引導和教訓別人，而把無產階級引入迷途，這是一回事；和這樣的人應當作嚴酷的鬥爭。青年團體公開的申明：他們還在學習，他們的基事業是要造就社會主義黨底工作人材；這又是另一回事。這樣的人我們要盡量加以幫助，對於他們的錯誤要盡量持忍耐態度，努力去漸漸地改正它們，主要的是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鬥爭的方法。壯年人及老年人不懂得應當怎樣好好地對待青年人，這是常有的事。青年人必然不得不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走近社會主義的，而不是同其父輩取同一道路，取同一形式，在同一環境中來走近社會主義的。因此，我們又要無條件地主張青年聯合會的組織上的獨立性，這不但是因為機會主義者害怕這種獨立性，而且也因為按事情底實質應當如此。因為青年如果沒有完全的獨立性，他就不能把自己鍛鍊為良好的社會主義者，也不能準備自己，以便引導社會主義前進。

我們主張青年團完全獨立，可是也主張對於他們的錯誤有同志式的批評的自由。我們不應該拍去年底馬屁。

關於上述這個優秀的機關報底錯誤，我以爲首先有以下三點：

(一) 對於廢除武裝（或說解除武裝）的問題站了不正確的立場，對於這個立場我們已在上而特殊的論文中批評到了，我們有根據認爲這種錯誤之所以發生，完全是由於一種優良的志願；着重指出必須努力來「完全消滅軍國主義」（這是完全對的），可是同時又忘記了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內戰爭底作用」。

(二) 在Nota-Bene同志底「篇文章內（第六期），對於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區別問題（以及其他幾個問題，例如我們反對「保護祖國」這個口號的理由問題等），犯了很大的錯誤。作者想給一個「關於一般國家的明確觀念」（除給一個關於帝國主義強盜國家的觀念以外）。他引了好幾段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聲明。他又作出了以下的兩個結論：

(A) 「……認爲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就在社會主義者是贊成國家的人，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是反對國家的人，這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他們的區別就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組織新的社會生產，視之爲集中的、那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非集中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只是退到舊的技術，舊的企業形式」。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有什麼區別，但答覆的却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外一問題，是他們對於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有什麼區別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是重要而且必需的。可是并不因此就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區別之要點。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利用現代的國家

和國家機關，並主張必需利用國家作為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這樣的過渡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它也是國家。

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炸毀」它（「Spritzen」），它，好像Nota—Bene同志在他的「一段文章內所說的那樣，可是他把這種觀點歸之於社會主義者，這就錯了。社會主義者——作者引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的話可引得太不完全了——承認在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會衰亡，會「漸漸」的「睡去」。

(B)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也應當是——民衆的教育者，它在應比什麼時候都更需要着重指出自己對於國家的原則上的仇視態度。……目前的戰爭指明了，國家觀念的根蒂怎樣深深地盤入了工人的腦海。」——Nota—Bene同志這樣寫着。要「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的仇視態度」，就須要真正「明確地」了解這種仇視性，可是作者就常常沒有這種明確性。關於「國家觀念的根蒂」的話，完全是模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不是「國家觀念」曾與國家觀念之否認相抵觸，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即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對國家的態度）曾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政策（即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對於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對於利用國家來反對資產階級以推翻它的態度）相抵觸；這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關於這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我們希望以後另作一文來討論。

(三) 在國際社會主義青年團體聯合會底原則申明（「秘書處底草案」，登在第六期上）上，有不少個別的不切當的地方而完全沒有主要的東西！把現時全世界社會主義中間爭着的三個基本派別（社會國家主義派；「中派」；左派）作一明確的對照。

再說一遍：要駁斥和解釋這些錯誤，儘力設法去與青年團體接觸和親近，儘力地去幫助牠們，可
是要善於接近牠們。（見中文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九卷一七五——一七九頁）

四 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民主黨反

軍國主義的策略

（上略）

各國政府彼此越是磨拳擦掌地準備殺戮，牠們就越將殘酷地摧殘本國反軍國主義的運動，對於反
軍國主義者的壓迫日益深刻而廣泛。克勒蒙梭與白里安底急進社會黨的內閣之施行暴力，不亞於畢尤
洛夫底貴族保守派內閣。關於集會結社的新法律，禁止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參加政治會議，該法律頒佈
以後，德國底「青年團體」都遭解散；這麼一來，會使德國反軍國主義的鼓動極感困難。……

（中略）

……軍隊干涉階級鬥爭的事件日益加多，軍國主義底重要性不但在無產階級現時的鬥爭中，而且
在將來——社會革命時候——也日益明顯，因此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更應努力進行。

特別的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不但有原則上的證據，而且重要的歷史經驗，比利時在這一方面勝過別國。比利時工黨除了作反軍國主義思想的普通宣傳之外，還組織了許多社會主義青年小組，叫做「少年先鋒隊」(「Jeunes Gardes」)同府的各小組統一爲府聯合會；各府聯合會又統一爲全國聯合會，而以「總委員會」爲領導機關。「少年先鋒隊」底機關報(如「De Casene」)、「De Loteling」等)印發數萬份！這些聯合會其中最強的是「瓦倫聯合會」，包括六十二個地方小組，一萬會員；「少年先鋒隊」現在總共包括一百二十一個地方小組。

除了文字鼓動之外，同時還加緊進行口頭鼓動。每逢正月和九月(募兵日)，在比利時各主要城市舉行民衆會議及示威遊行。社會黨的演講者在衙門口，在廣場中，向新兵解釋軍國主義底意義。在「少年先鋒隊」底「總委員會」之下，設立「控訴委員會」負責收集一切關於軍營中不公道事情的消息。黨底中央機關報上設有「軍中消息」一欄，每日公佈這些消息。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不僅在營房門口進行，社會黨員兵士們還組織小組，以便在軍隊中進行宣傳。現時這樣的小組(兵士協會)約有十五個。

現在法國、瑞士、奧國、以及其他各國，都以比利時爲模範而進行着反軍國主義的宣傳，雖其強度及組織關係各不相同。

總之，特別的反軍國主義活動不但是特別需要的，而且在實際上是妥當的，有效果的。……：(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七卷二七〇頁與三七六、一—三七七頁)

五 修改黨綱的材料

(上略) 俄羅斯民主共和國的憲法應當保證：

(中略)

(一三) 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學校完全世俗化。

(一四) 十六歲以下的男女子弟一律受免費的，強迫的普通教育及職業教育；貧苦子弟由國家給予衣食及教育用品。

(中略)

(一五) 全體學生底衣食及教育用品由國家供給。

(中略)

爲使工人階級免除形體上及精神上的頹廢起見，以及爲發展他的解放鬥爭能力起見，黨要求：

(中略)

(五) 禁止廠主僱用學齡以下(十六歲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工作時間以六小時爲限。

(五) 禁止廠主僱用學齡以下(十六歲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十六歲到二十歲)底工作時間

以四小時爲限，禁止他們在有害衛生的生產及礦山中做夜工。（下略）

（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卷一五七——一七九頁）

六 與瑞士工人告別書

瑞士工人同志們！

我們，「中央委員會」統一之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與「組織委員會」統一之下的同名稱的另一個黨不同）底黨員，離開瑞士。回到本國去繼續革命的、國際主義的工作；特向你們致同志的敬禮，向你們表示深切的同志的謝意，感謝你們對外國的同志關係。

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瑞士的「格柳特里派」，也與各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一樣，從無產階級的營壘跑進了資產階級的營壘；要是這班人會公開的請你們起來反對外國人對於瑞士工人運動有害的影響，——要是極度「瑞士社會民主黨」首要之大多數的暗藏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暗中也實行了同樣的政策——那末，我們應當申明：從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的瑞士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工人方面，我們却得到了熱烈的同情，我們從與他們同志關係的接觸中得到了許多益處。（中略）

瑞士有些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員，曾部份地團結在「Freie Jugend」（自由青年——編者）底周圍，他們曾製定並散發全體投票的理由書（用法文和德文寫的），要求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黨代表人

會來解決對戰爭的態度問題，他們曾在託斯的蘇黎支府代表大會上提出青年派與左派關於戰爭的決議，他們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在法國瑞士區的有幾個地方，用德、法文刊印並散發傳單，題目叫做我們的議和條件，……

(見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卷二七一—二八頁)

七 局外人的建議

我寫這封信文字時，是在十月八號，要九時到彼得格勒同志的手中，恐怕是很難的，北方蘇維埃大會，在十月十號是要開的，所以我的文字，儘有遲到的可能。但是無論怎樣，我希望，在彼得格勒及別處工人兵士將要動作而尚未動作的時候，把我局外人的建議提出。

全部政權，應該轉給蘇維埃，這已是毫無問題，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或布爾塞維克的政權——因為現在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够得到全世界被剝削的勞苦羣衆極大的同情與堅決的幫助，（特別是在交戰國中，尤其是在俄國農民中）這點在每個布爾塞維克看來，都是絲毫沒有疑慮的。關於這些，大家都知道，這是久已證明過的真理，不值得說。

我所要說的，是同志還不完全明瞭的問題：即，現在要使政權轉入蘇維埃手中，就要在實際上實行武裝暴動，這好像是很明顯的，但是好些同志對於這點沒有用心想過，而且現在還不用心去想。現在如果忘掉武裝暴動，那麼等於忘掉布爾塞維克主義最主要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於忘掉